

## 感动中国的美国青年——丁大卫

在现实世界中，有多少人痛苦的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，又有多少人最终委曲求全。当你秉持着一颗纯净平和的心面对世界时，也许最简单的选择就是跟随你自由的心，此时所有的权衡利弊都显得世俗和平庸，而追随自由的快乐在天平的一端占据了绝对重量。

美国人丁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用自己半生的行动坚持着心灵的选择，追寻着心灵的快乐。

### 来自远方的有为青年

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，妈妈做过中学老师，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，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。他小时候的生活平静而幸福。升大学时，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（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），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，有 300 多年历史，他所学的经济学专业也非常有名。他打算毕业后去亚特兰大，在最有名的三角航空公司做一名经济咨询顾问。

大学三年级时，大卫有机会来到中国，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一年。这一年，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，利用空余时间在中国旅行、品尝各地美食，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。也正是这一年，丁大卫在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的引导下，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西部，并渐渐深入了解了这块西部中国的“黄土地”，可能从那时开始，中国西部成为了丁大卫心底一个小小的牵挂。

大卫回国后，拿到了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（Asbury College）古典文学硕士学位。而就在这期间，他发现自己喜欢上老师这个职业。于是毕业后，大卫先在日本工作一年，1994 年来到中国珠海，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。从这时起，大卫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国这片土地。

### 在西部中国的黄土地——当老师，到最需要的地方去

丁大卫的所有品质，都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在一点一滴中感动着他周围的人。

当他所在的学校又招聘英语教师时，丁大卫发现，招聘的 5 个人中有 4 个来自西北地区。这引起了他的思考和担忧：西北不缺人才，可是流失得很严重，西北的人都出来了，那还有谁去建设它呢？在这之后，他就立即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，最后他在兰州大学、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，选择了西

北民院，想法很简单：“这里的学生大多要回到西北地区当老师，而这些地区都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，当老师，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

1995年，作为外籍教师的丁大卫被应聘到西北民院。当时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。他打听了一圈后，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，于是主动找到学校，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。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，丁大卫觉得“四位数”还是太高，几番争执，最后定在了950元。2002年，丁大卫在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，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，他决定留在东乡族自治县当老师。这个县是一个国列扶贫重点县，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，这个地区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。大卫回想说，在北大学习时一直记得在《经济学家》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，说在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，中国排倒数第二，而东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地区。面对这个情况，他打了个比方说，“就好像牙齿美白、整容不是不好，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，享受最基本的医疗。离开美国、离开家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觉得家乡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，我要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。”

### **不一样的授课——教育，就是交流**

谈到自己的教学方式，大卫自信的说：“我带课，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。”

他有独特而开放的教学方式。比如讲英美文学，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，每人自己选择，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；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期间，每个同学要上讲台当老师，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告诉大家关于这个作家的知识。而他自己坐在学生中，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、内容是否充分。下半个学期，则安排学生纯粹看作品，开展研讨会。再比如口语课，在他的引导下，就变成了“演讲与辩论”课。每个学生轮流上台英语演讲，或者结成小组，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。他觉得，一名合格的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，并引导自己的学生去思考。每学期第一节课，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将怎么上。“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，同时，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。”他这样告诉学生，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，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，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。“因为我没有负到我的责任，就不能要求你们。”

大卫还有一项绝技——记学生名字的本事了得。“我上课从不点名。我认识所有学生。”他很骄傲地说，“上课前，我只要看一眼，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，

我会问和这个学生要好的同学，‘他怎么没来，是不是生病了’这么做一两次，学生就有压力了。”他说这是他从小学教学的经验中学到的。“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上课，老师只是喊不要说话、安静，这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而如果你说‘蔡小明，你坐下’，立刻就有效果。”所以说：“教育，就是交流。任何课程，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，有没有电脑、多媒体都是次要的，关键在人。除了课堂教学，他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，他还自发在民院组织起“英语角”活动。每周日下午三点，他会在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 40 分钟，然后请参与者自由讨论。为了“引诱”其他高校的外教来“英语角”，丁大卫承诺，能参加英语角坚持到 6 点的人，他请晚饭。而在这 6 年半时间，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，这大概是他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。

### **不经意感动中国，朴实无华**

丁大卫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，他还被邀请到许多电视上节目。在 2000 年的《实话实说》上，人们被这个真诚、无私而可爱的人感动。节目快结束时，崔永元对丁大卫说：“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价吗？”他笑笑说：“没有！”崔永元说：“好，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。”于是出现了一组外采镜头：

许多丁大卫的同事，教过的学生，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，他们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，有人情到深处，甚至泪盈于眶。一个女孩对着镜头说：“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，但我真的好怕他，因为我怕看到他因我而失望的样子！”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：丁老师教过的小学的孩子们，一个个争着抢到镜头前呼唤：你回来教我们吧！此刻，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，深深地把头埋下了。现在，丁大卫最想做的，一是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，能更好地与当地人沟通；还希望能在中国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；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是文盲率最高的地区。他说只要东乡愿意继续聘任他，他就会留下来。

大卫虽然离开美国多年，他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他也知道，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梦想叫做 American dream：到美国挣更多的钱，开更好的车，住更大的房子，娶漂亮的老婆……不过他认真的说，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，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？你的心踏实吗？满足吗？平静吗？“夜深人静，睡不着的时候，你的灵魂、你的内心，是会和你说话的，会问你，你究竟为什么而活？

不要忽视这个，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。”说这些时，他的蓝眼睛总是纯净平和。那时他，好像拥有整个世界。